

街角新开了一家书报亭,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年轻姑娘开的。去卖过几次杂志报纸,很快就被她的朴素快乐感染,以后每逢新杂志上市,都忘不了光顾她的报亭。

一来二去,我同她熟悉了,知道她是刚走出校门不久的一位大学生,人才市场上投递了很多简历,却如泥牛入海,没有半点消息。学历史专业的她,想在时下拥挤不堪的求职路上谋得一个合适的职位,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想起开办这么一家小小的报亭。她说,从踏出校门的第一天起,她就告诉自己,事业不是等来的,只有小事情没有小事业。她一边认真地整理着手边的报纸杂志一边微笑着同我攀谈。好似对那个行业胸有成竹的样子。其实,报亭的生意并不太景气,一天里并没有多少顾客光顾。她却不像其他报亭的卖主一样,老远就招呼着路过的行人。她从不喊,更多的时间是在捧着一本书或者杂志,漫不经心地看。当她如数家珍般谈论着国内外知名作家、写手的作品时,有一股敬佩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如她一样痴迷在书香世界里的人已不多了。

报亭其实很小很小,只有一间小小的铁皮屋子。她把收拾得清新利落,报纸,杂志,新刊,旧刊,各有各的地盘。一张崭新的木质长桌,既是柜台,也是报纸架,把小小的报亭分成两部分。每天每天,她就站在那张桌子的后面迎送来往,经营着她小小的生计。

是在某一个阳光晴好的上午,再一次前去她的报亭。老远就看见她弯腰低头,正在整理着桌上新到的报纸。及至走到面前才发现,她面前的桌前不知何时换成了一张茶几式的矮桌,再仔细一看,又发现那桌还是原来那张桌,只是桌腿儿被齐齐地截掉了一大截。看着她有些费力

今年是父母结婚50周年,在外工作的大姐、小妹早就打来电话,让我在最好的酒楼预订10桌,好好为父母庆贺一下。是啊,父母用五十载相濡以沫的风雨历程演绎了一曲荡涤心灵的爱之恋歌;为了儿女的健康成长,老两口含辛茹苦,默默奉献。现在我们都已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孩子了,父母却满头白发日益衰老。如今父母携手走进了灿烂的金婚年华,我们做儿女的理应为父母好好庆贺。

然而,父母对这种庆贺却不赞成。老父说,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我和你们母亲都喜欢清静,用不着到酒楼去摆排场,就在家里吃顿团圆饭吧。顺父母之孝。为了将父母的金婚家宴办得多姿多采,同时也给父母一个惊喜,我动起了脑筋。那天,在金婚主题曲“一爱到底”悠扬的音乐衬托下,父母的金婚庆典正式开始。首先由我这个做儿子的向父母祝词。我代表姐姐和妹妹祝贺父母的金婚之喜,感谢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祝二老寿康齐眉到永久!接着由大姐做代表向父母献礼,老两口欣然笑纳。这是一本精心制作的题为《金婚50年》的影集,里面既有老两口结婚时的照片、结婚证书等,又有他们50年来的工作照、学习照,更多的是老两口退休后外出旅游的合影,影集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合家欢。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有一段值得珍藏的故事。有一张在老屋的父母合影让老两口儿很

万家灯火 父母的金婚庆典

王大庆
开心,那是从旧居迁往新居前我为父母照的留影,是啊,蜗居了大半辈子,盼望了多少年,现在总算能如愿住上现代化的楼房了,这心里能不激动万分吗?然而,在这低矮破旧的老屋里又珍藏着父母多少温情的回忆。难怪父母翻阅这些珍贵的照片时,脸上一直荡漾着幸福和温馨的微笑。庆典的高潮是孙辈们请爷爷奶奶回忆当年牵手过程,传授婚姻保鲜秘诀。起先老两口儿你推我让,谁也不好意思说。在我们的掌声鼓励下,还是老父主动讲述了他和老母的相恋、相爱过程。面对满堂的儿孙,老父感触至深地说,他们的婚姻之所以历经半个世纪风雨而不老,保鲜的秘诀就是:“互相包容,互相理解。”话毕,立即博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孙辈们适时为爷爷奶奶献上“金婚祝福歌”;这一生只有你最好,这一生还是你最好/这一生和你说过爱/直到今天情未了/哪怕岁月淡忘了春天/花香还在你怀抱/用心呵护每一秒/爱的世界不会老……

花季雨季 车库情缘

路勇
几年前,我认购城郊那套商品房时,就以低价买回配套的车库。当时,车库几乎没人要,朋友们都说我花了冤枉钱。事实上,车库真的用得很少,只有我偶尔去城郊度周末,才会临时用一下。不过,随着都市车族的增加,连城郊小区的的车库也成了炙手可热的紧俏商品。这时,朋友们才开始夸我“先知先觉”……

一次,度完周末,我准备开车回市区的家。这时,一个衣着时尚的女孩拦住了我,她身后是一辆黄色的奇瑞QQ。原来,女孩也住在城郊的小区里,而且家竟然就在我对门。女孩之前并没购置车库,车停在小区路边,但是经常被过路的车子或调皮的孩子,刮花了车身的油漆。女孩想和我共用一个车库,每月付一点的停车费给我。很巧的是,女孩一般工作日住城郊,双休日住市区,而我恰恰相反,仅仅是度周末时才来城郊。如此一来,我们使用车库的时间就完全错开了,更何况我的超大车库,同时停两辆车也没问题。于是,我大方地同意了女孩使用车库,而且还不肯收她停车费。女孩甜甜地说,谢

心灵的高度

梅寒
她弯腰直身,不由就问了一句:“好好的桌子,怎么就锯掉了一块儿?”“呵呵,锯掉一块儿方便一些。”她的话让我越发得不理解。近一米七的她,每天低头弯腰地卖报纸记账,方便从何而来?

没容我再次问出口,新到的一个顾客回答了我。一位同样年轻的女子,正推着轮椅缓缓地穿过马路,向报亭这边驶来。二人几乎是同时喊出那一声亲热的“嘿!”报亭前有低低的一道台阶,看着轮椅上的姑娘有些费力地往上挪,我欲前去帮忙。却被报亭里的她轻轻地止住了:“她经常来,没问题的!”“你要的新报纸杂志都来了,在这里呢,自己看哦!”说完,她兀自忙着整理其他架上的杂志。轮椅姑娘很快挑好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含笑同我们道别,再推着轮椅慢慢驶过马路。望着那个年轻的背影,回头再看那个低了一大截的桌子,我才恍然大悟。桌子的高度,刚好是那位姑娘坐在轮椅上的高度啊。

“她很不容易,本来也应该同我们一样有着飞扬的青春,却在一次车祸中永远失去了行走的权利。可她很要强,坐在轮椅上的她,用一支笔,为自己开辟了另一块同样精彩的天地。很早就喜欢读她的文章了,很阳光,很温暖。如果不是她偶然前来买杂志我们认识,我到现在都不会知道她竟然是一名残疾人。可你知道,在日常的生活中,她毕竟会遭到很多的小麻烦的。就像我面前的这张桌子,对我们,是



涛涛图
刚好的高度,对她,却要耗费几份力气。所以,我就悄悄地截掉了一块儿……”

世相百态 拜访遇尴尬

西遇尘
搬到新居后,我决定先拜访一下左邻右舍。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嘛。更何况,我住的是四合院,一个单元的邻居只有七位,用不了多长时间。

一天晚上,我早早吃完饭,带上儿子,从我家对面起,开始了我的拜访之旅。我敲了敲对门的门,家里好像只有一个女人。她隔着门,对着门上的话筒问:“谁?”我回答:“我们是邻居,刚搬来的,住您对面。”“哦,知道了!有事吗?”“没事,想来拜访一下!”“家里没人,改天我们上你家拜访吧!”说完,她随手关了家客厅的灯。我和儿子出师不利,但没多想。我们下到一楼,敲了左边的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疑惑的眼光把我和儿子打量得浑身不自在。他堵在门口,没有让我们进去的意思。看到他防小偷的举动,我讪讪地说:“我是刚来的,住三楼。今天特地拜访一下邻居。”中年男人热情地握了握我的手,象征性地拍拍儿子的脑袋,很大气地说:“需要帮忙吧?”我摇摇头,补充道:“没别的意思,新来乍到,认识认识新邻居!”中年男人还是有些不信,倚在门框上说:“有事您说话。”我看看和儿子没有进门的殊荣,指了指他的对面说:“打扰您了!我们去他家拜访拜访!”中年男人迅速转过身,带上门,悄悄嘟囔道:“有病!”

我敲了中年男人对门的门,里面传出大嗓门,吼道:“谁啊?”我和儿子一颤,小心翼翼地敲:“我们是新来的,住三楼,特地来拜访您!”里面直截了当,“不认识,走吧!”儿子拽拽我,小声道:

像在纽约这时总要去梅西百货。百货公司橱窗外,排队队伍的孩子张大眼睛盯着玻璃出神地看,连身为大人的我都忍不住停留下脚步,何况是孩子。于是本来人潮拥挤的老佛爷百货附近,简直水泄不通到让人头疼的程度。

巴黎本来就是迷人的城市,即使一年年来回巴黎,每一次再度抵达,我仍不自主地总想起居住在这个城市里的人。走出地铁站,香榭大道上银蓝色灯饰一路延伸至协和广场前也仿如镀上一层银色的巨大摩天轮。即使天空飘着细雨,仍让人感动地忘记户外实际上接近零度的气温,想多停留在眼前的银白色世界。如果这时降点雪,那就更好了。

往乔治五世站继续前进,不一会儿高大梧桐树排列起的大道两旁,出现同样点缀着银白灯火的一栋栋木头小屋,那是圣诞时临时立起的圣诞市集。

市集里有卖饰品的:艺术家自己设计的镜子、挂灯,有卖看起来很温暖的毛线衣帽、散发香气烛台;不过,最受欢迎的,还是巨无霸似黑色铁锅里,咕嘟咕嘟煮着马铃薯、阿尔萨斯香肠、酸菜、番茄、火腿的摊位了。穿戴围裙高帽的男人拿着特大号锅铲搅拌着,于是铁锅里冒出的温暖蒸气中,混合着浓浓香味,吸引路过的人们。当然,我更喜欢吃上一杯加了肉桂、柳橙的热红酒,和一旁仿佛是乡下老妈手工制作杏仁蛋糕。巧克力、咖啡、杏仁、草莓、开心果、核桃口味,各挑一个。撕下一半甜滋滋放入口中,再珍惜地捧着手上纸杯,慢慢一口一口吞下热乎乎带着肉桂味的红酒,如此暖和了手,也暖和了胃。头顶上香榭大道的银白灯光如流苏般闪烁,协和广场摩天轮上下转动着。如果走在身边恰是心仪的人,心也暖和,还有什么,比此时此刻更幸福的呢?

连载

有两张就够了……
石神思考着搭配这两张照片的文字。脑中拟出的文字,大致如下:
我已查明你频频见面的人是何来历。我特地拍下照片,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我想问你:和这个男人是何关系?如果是恋爱关系,那你严重背叛了我。你也不想让我为你做了什么?我有权利令你,立刻和这个男人分手。否则,我的怒火将烧向他。让他经历与富樫相同的命运,对我而言易如反掌。我已有了心理准备,也有办法做到。再重复一次:如果你和此人有关男女关系,我决不允许。我一定会报复。

石神在口中喃喃复诵着拟好的文字,他吟味着,是否具有威慑效果。石神正想离开,突然看到花冈靖子从人行道款款而来。
石神不禁双目圆睁。
第十二章
越过通往品川车站的斑马线时,手机响起,靖子边走边拉开皮包。

“喂?”
“靖子,我是小代子。警察又来了。问了我很奇怪的问题,问的居然是那个高中老师,他姓石神?”
电话差点儿从靖子手中掉落。“那个人怎么了?”她的声音在哆嗦。

“警察听说,有客人为了见你才来买便当,这次就是来打听是哪个客人。他们好像是从藤先生那里听来的。”
“工藤?”
“我仔细想了想,以前的确和藤先生说过,有客人为了见你,每天早上都来光顾。他好像把这事告诉了警察。”
靖子感到口中干渴。警方终于盯上石神了。

石神坐在电脑前,屏幕上映出饭店的三张照片。工藤的两张,靖子走进饭店的一张。本想拍下两人在一起的情景,他怕被工藤发现,让靖子发觉也很麻烦,只好作罢。

石神已作好最坏打算,到时这几张照片会派上用场,只是他还是想极力避免到那种地步。
他瞥了一眼桌上的钟,快八点了。
他把电话卡放进口袋,走出房间,小心确认有没有人跟踪。

他在惯用的公用电话前打电话给靖子。响到第三声时,手机接通。
“是我,”石神说,“现在,方便说话吗?”
“方便。”
“今天有什么情况?”
“店里……警察今天去过弃天

亭,而且……是去打听您。老实说,我们店里的人,早就在谈论您……您听了也许会不高兴……”
“我不会生气,请你开门见山地直说。店里的入谈论我什么?”一定是嘲笑我的外表,石神思忖。
“我说绝对没这回事,可是店里的人……他们说,您是为了见我才来买便当……”
“啊……”石神的脑中,霎时一片空白。

“对不起。他们只是在说笑,没别的意思,我也没把这件事当真……”靖子想解释,可是石神连半个字都没听进去。
原来除了她以外的人,是这样看待他……他不禁全身发寒。他这个模样喜欢上她那种女人,别人怎会不嘲笑他?
“那么,警察问了些什么?”
“警察听到这个说法,便来店里,问是什么样的客人。他们就说了您。”

“哦。”石神依然感到体温上升,“警察是从哪里听来的?”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虽然不清楚来龙去脉,但警方逐渐把焦点对准他却是不可争的事实。必须应对出对策来。
石神闭上眼睛。草藤他们有何企图、行动、接下来会怎么做?他集中精神思量这些。头脑中忽然浮现出汤川的面孔,石神不禁困惑,这个物理学家究竟想干什么?

网球场上空,冒起一阵白烟。走近一看,穿白空的汤川正卷着袖子,拿棍子在白一斗深的罐子里面戳。烟就是从那里冒出来的。
“你在烧什么?”草藤问。
“没什么,都是不要的报告和资料,我不信任碎纸机。”
“你有话和你说。你的朋友石神在暗恋花冈靖子。”
汤川回视的目光变得锐利无比。“是便当店的人说的?”
“对。”
汤川转身面对草藤,“他暗恋花冈靖子,这点对你们的调查有什么帮助?”
“到了这个节骨眼,你就别装糊涂了。虽然我并不知道你在什么契机下察觉的,但你不就是因为怀疑石神是花冈靖子的共犯,才背着我偷偷摸摸到处打探吗?”
“我可不觉得是偷偷摸摸。”
“总之,我怀疑石神。我们能不能订个和平条约?我提提给你,你也把你掌握的线索告诉我。这个提议可以吗?”